笑報

上海青島路七號

第一千零九號

廣告刊例

封面分二十九格每期每格洋五
元橫條二格價同內中縫分四格
每期每格洋八角橫條二格價同
新聞中間面議以半格起碼

定報價目

每三日出一張增刊無定閱全
年二元半年洋一元一角每內
角日本同其餘外國各埠加月
資先惠郵費加郵票一在內倍
二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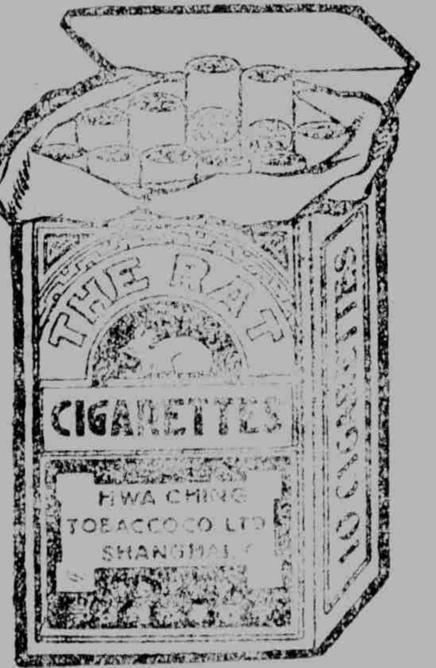
贈送青春

青春是名小說家的結晶

青春是一般時髦
青年的好朋友
青春是一册出類
拔萃的小說刊
青春不獨是海內
外名小說家的大
集會
青春也可說是海
內外小說家的展
覽會

洋裝一厚册
欲索者附郵一
角寄交本館當
班寄奉

金鼠牌香煙



華成煙草公司出品

三大彙刊出世

戀愛問題

布面燙金每本一元二角
平裝八角

女朋友們

布面燙金每本一元二角
平裝八角

靈與肉

每册實售大洋六角

中國第一名產衛生要品

雙刀牌臭藥水

維持公眾衛生　保護身家性命　防疫消毒殺菌辟穢　世界馳名功效無比

註册商標

美麗漆瓶裝置　堅固鐵桶裝置

零售價目　一介侖一元三角　半介侖七角　四分介侖三角八分　批發特價函索即寄

每桶裝足四十介侖　計分三種　超等（A字）　特等（B字）　頭等（C字）　批發特價格外從廉

各華大小商店均有出售

總發行所　上海江西路A字一號三洋涇橋信源行　電話一二五〇〇

先施公司

夏季大減價廿一天

國曆八月二十日起

□看人挑担不吃力

談話　（高風）

我們常常能夠聽得到青年人口中說出來目空一切自大的閒話、結果引起對方的反抗、釀成對頭的寃家、這就是青年人血氣狂沸、未經世故、而最容易犯的一個「看人挑擔不吃力」的毛病、

這是的確的、任便你是做得怎樣吃力、在人家眼光中看出來、最多是不聲不言、不說「有什麽希罕、誰不能做」的話、已經是算大體人情的了、

但是配說這話資格的說去、倒也罷了、無如往往會出於一般胸無點墨、手無搏雞之力的口中、而且他們還把這話似乎當牠口頭禪、那眞是笑話之極、太不量力了、

不過這也有一種道理、就是配說這話的、他總已嘗試過、雖然在於他是不算什麽、但是他無論如何總覺得有意思、至於這般沒說這話資格的呢、反正無關於他、牛皮拉著再講吧！

朋友！「看人挑担不吃力、」是人生最容易引起爭執的、是我們在社會上做事情、最須注意到的一點、……人挑担不吃力」的時候、祇要站在對方想一想、

□青年注意

（芬芳）

昨無事、隻身作樂園遊、偶遇老友章君於園頂、驟見之下、心有所感、蓋久別重逢之知友、一……相……慰……、然其形容憔悴、不復如當年矣、乃互談往事、尤覺嗚咽、且語多悲梗、不忍卒聽、聆其言後、深以爲憾、茲余爲彼知交、既悉底蘊、不得不代爲申之也、初彼入商界時、少年英俊、天賦敏慧、書算俱佳、父母弟妹、一家五六口、相安度日、逍遙自在、爲一普通家庭、進德商洋行、投華經理爲學生、一舉一動、無不克勤克儉、就事勇往直前、未嘗畏難偷安、故上者皆器重之、歷時兩載、凡事皆能入手、適有管機房者、因事分手、一時不得相當人材、因其勤樸可嘉、該職就此委給章生、起首數年、極稱職守、貨目帳款、俱皆井井有條、月得薪資、歸奉家用、朝夕步行往返、未敢妄費分文、視當時章君其人者、極可尊、一有爲青年矣、然環境之轉移、豈可預知、上年彼歲屆重句、達於世道人情之途、同事中見其少年老誠、皆以万老自薦、然彼老父亦未不懷所慧、奈天不從願、孔兄之濟、藉口從緩、世道尚虛榮、人心頃奢靡、亦爲世界潮流之所趨向、凡喜喪壽慶、友朋禮尚、無不家極奢靡、富有、皆呼不啻、而貧之者、已不堪勝負矣、且章君身受重職、英文一道尚欠精通、每所需、輒賴人助、故平時友朋相邀相求、不外乎賭博遊戲、彼爲未來現時計、則不能不出而應酬也、久而久之、吃着嫖賭四項、無事不做、昔日未敢問津之途、而今日一變爲門檻中人矣、常年之節樸、相成反例、此時彼趨與其中、然顧持家境之心、未見少缺、削彼肩負責任、愈見其重、對方環境迫壓、亦愈逼愈烈矣、入後、每見託詞向友告貸、日積月累、以致負債纍纍、奈所得薪水微微、不敷所需、某日、身衣新服、聲稱有親戚喜事、欲往道賀、向行中請假一日、當時經理不之疑、允彼所語、翌日不至、及遣人往責失職之由、迨遣人返、則云章君前晚與其父口角、已外出二日不歸矣、經理聞悉之下、命人往檢存貨、已少某貨二件、價值千元左右、於是始知章君出走之由來矣、同事中議論紛紛、終莫得其究竟、乃登報相告、尤其有商量餘地、前來理明、數日後、果有去函、詳告逃避之事、並懇寬罪等情、第眞相明白、則章君忍痛出此、實爲環境追壓所致也、

△…………（完）…………▽

□歌舞教授夏雲男女士□

□蕊芳老八□

□矛盾語

（神經病）

雪霄乾坤、荷花朵朵放香、炎蒸宇宙、臘梅枝枝舒芬、黑夜星稀、濁月似鈎、是謂中秋佳節也、

金烏東墜、玉兔西升、其時有二三小鳥、奔馳田徑間、漁翁舉鎗擊之、中彈者頓墜硯池之中、農夫急以鋤撈起、則鳥不翼而飛、

噫着某甲、京都名宿也、昨日客串於中舞臺、演探陰山、荷香別宮、化子拾金、戲公雞、白虎堂、嫦娥奔月等劇、自始至終、精彩甚多、珠圓玉潤、大有繞樑三日之概、

昨午余園爐飲冰淇淋、友人何君忽至、約余往天韶樓觀競龍舟、欣然偕往、甫入園、見園中有大香斗、大月餅等、始知今日爲孟嘉落帽之節、

鄰有胡姓女、年方花信、鬢眉皆白、性好漁色、嘗作北里遊、

□記獄吏之言

（小翠）

（中）

余曰、然則俸以外、所得又能有幾何、秦生曰、嘻、奚翅十百倍、余詫曰、有是乎、秦生曰、略述二五事、以證吾言非妄、囚徒所食曰囚糧、官中有定制、按口計糧、每囚日食銀六分、吾支六分之價、食以四分之粮、是每囚每日吾可得銀二分、二分數雖細、獄不一囚、通常以三百囚計之、吾每日得銀六元、月而計之、百八十金矣、此固定之收入也、囚幾不止三百人、三百人中、或有家屬親友自行送飯者、則吾入尤夥、故獄中人滿、獄吏之福也、濫押無辜、人民之所苦、獄吏之所喜也、

若大賈、富翁、或嬌養之子、因事將繫者、是吾之搖錢樹至矣、初入獄、必示以刑具、挺棍、鎖鍊、以及鐐考之屬、擲地作金石聲、森然照眼、唯吾所命、或械或否、大抵必先加械、受者不能堪、自有因之親若友、請託乞憐求免、空言至、吾拒之以法、金至、則械去、金多、則盡去之、金寡則去其太甚、多與寡、因人而施、視囚之身家而定、未可一概論也、入夜、囚臥矣、安得有床、安得有床、安得有被褥衾枕、

（未完）

交友宜慎

尋笑怒罵　（毛雲翹）

朋友者、五倫之一也、然交之不愼、必貽其患、蓋世上之人、良莠不齊、有君子小人之不同、與君子交、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與小人交、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語云、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言與君子交、自然習成君子、與小人交、自然習成小人、故交友不可不愼也、

消暑夢

（文俊）

話說不知那一年那一月那一日、這日直熱得華氏表升至百度以上、手不停扇、尤且汗流如雨、這秋老虎眞利害哩、午飯罷後、我倚在籐榻上想假寐片刻、誰知竟熱得不能入夢、我心中想不如找一個清涼所在、去消消暑罷、好在我現住蘇州、寒山寺近在咫尺、便乘一輛人力汽車直奔寒山寺而來、一入山門、便覺涼風習習、寒氣侵人、當下有個肥頭胖耳的知客僧、招待進去到了客堂、覺著寒氣更甚簡直可穿皮袍、寒是寒了、可惜沒得山、未免名不副實、忽然記起南京城裏是有座清涼山麽、不如去游清涼山罷、當下便離了寒山寺來往車子到火車站、却巧上行車將開、便買票上車、路過棲霞山龍潭一帶、南北兩軍正在實地試演秋操、槍火連天彈丸橫飛、好不有趣、我們這輛火車便從火線中衝了過去、比及開到下關、差不多已將萬家燈火了、坐了洋車進儀鳳門、直投清涼山、誰知正逢地藏王生日、這一個月之中爲香汛最旺時間、一般善男信女都抱着甚麽一心頂禮主義、不畏炎熱、和螞蟻一般、絡繹而來、到得山頂、那一般香味、汗味、臭味、加以人聲的嘈雜、鐃鼓喧闐、遠遠的加以襯出一片的槍砲聲、和空中軋軋的飛機聲、雖然司空見慣、膽量愈嚇愈大、但也攪得人頭腦漲、身上汗如雨下、寒山寺雖寒、可惜沒山、清涼山雖有山、可惜又並不清涼、都是一般名不副實、即不可以見大、足見天下事、沒一件不可作如是觀、我正懊悔不該一行、忽然轟的一聲震耳欲聾、睜眼一瞧、原來是南柯一夢、僕人正送進一份不自由報、擺在書桌上、我隨手向架子上一瞧、正眼也不去瞧他、因爲現時各種報紙、他的記載、不是造謠言、便是偏於一方、毫無半點價值、早已失去自由閱報的也一日減少一日、他們報館恐怕不能宣傳造謠之職、於是一概送閱義務報、誰知不要錢的報沒人看、收下來積多了當舊報紙去賣錢、而且當時還有般人想創一種三不主義一不看報、（現在內地已確有此種情形嗚呼）二不聽謠言、三不問時事、昏昏沉沉彷彿天大在那裏做夢、咳、這種夢不知何年何月才得清醒呢、

□遊□

情害記

（義君）

唉、吾友顧君、爲情而犧牲、雖然經我苦勸、但終歸無效、我現將他犧牲的慘狀、記出來、給諸君知道女子的心、也可給我輩青年男子作一當頭棒喝呢、顧君終日愁眉不展、病態懨懨、日夕淚眼婆娑、精神恍惚、態度失常、眞是聞者傷心、見者落淚啊、余乃彼之摯友、數年之同窗、實不忍見彼之狀態、而不問也、乃向細察其所以、結果不過爲一情字所誤、顧君云、他在前二年、與曼女士發生戀愛之後、西窗月下、形影不離、漸漸入魔、現在她的母親、因爲女兒長大、便大施專制淫威、急迫顧君立娶、而顧君爲經濟所壓迫、實難從命、她就此將他的愛情、完全消滅、然曼女士亦愛富輕窮、竟將昔日恩愛、付之東流、可憐顧君眼見處在完全絕望的境地、無怪他怨忿塡胸矣、他現下竟將心一橫、拋棄父母隻身投軍、可憐他的父母、年過半百、祇望養兒防老、豈料橫禍飛來、顧君杳如黃鶴、此情此景、慘何可言、他的父母已憂鬱成病、懨懨一息、將向來路而去矣、唉、余方寸已亂、不堪再記、總而言之、爲情所害罷了、唉、情之爲害烈矣、

平游小記

（倩影）

五日、舊雨愛梅生偕潘子雪帆游平湖、邀余與俱、予正困於無聊、遊玩尤所心喜、因決然欣然往、是日午間、租得本鎮吳氏之小汽輪一艘、行二時許、抵平、寓同安旅社、憩息片刻、周游街衢、街道分上下塘、上塘商業繁盛、下塘次之、既而以舟至小湖墩、小湖墩在東湖中、某氏之莊也、墩上偏植綠楊、並有樓閣台亭之屬、風物清勝、惜太不修葺、臺半多傾圯、未免掃人游興耳、余等品茗於茶堂上、約一刻鐘、愛梅生倡言游報恩寺、遂出墩南行二里至寺、入門即燦然四大金剛之像、挺立兩壁下、橫眉怒目、森然欲搏人、庭中有塔高凡十餘丈、塔內建石階、我儕登其上、憑欄遠眺、東望乍浦諸山、如隱如現、一片白水、帆船往來其間者、東湖也、佳景悉羅眼底、洵可樂也、盤桓久之、時斜日銜山、乃相與下塔、出寺返寓、此游差覺足意、所憾者、見大湖墩不登、過玉佛院未入耳、翌晨旋歸、乃草斯記、

□北平瀛臺□

夢境

（芬芳）

上智無夢，下愚無夢，雖眞亦夢，雖夢亦眞，分夢與眞，正是我輩，然夢爲我一人所自知，眞則爲天下萬世所共曉者也，

□偶錄數人，便知此意，

三分天下，六出祁山，此諸葛武侯之夢境也，

直搗黃龍，與諸君痛飲，此岳武穆之夢境也，

春夜桃李園，飛觴醉月，此李白之夢境也，

朝爲越溪女，暮作吳宮妃，此西施之夢境也，

平天下，着龍袍，八十三日之皇帝，此袁世凱之夢境也，

五省總司令，一變而爲無省總司令者，此係孫傳芳之夢境也，

馬屁拍在馬腳骨，助長內亂自弄煞，此傅筱庵之夢境也，

墨枯筆禿，徒空言無補於時艱者，此張世雄之夢境也，

□影星華婉芳□